

五律

杜少陵詩分類集注

二十

| | | |
|-----|-----|-----|
| 鳥獸類 | 文史類 | 園池類 |
| 傷悼類 | 器用類 | 舟橋類 |
| 雜賦類 | 食物類 | 燕飲類 |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21



文庫 17
W109
21



010185191686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唐氏寄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二十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律

園池類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駙馬即潛曜韋曲地名在長安為勝遊之地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
淥尊須盡日白髮好禁春



韋曲

石角鈎衣破藤枝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刺音戚

賦也無賴猶言無意思也惱殺人古詩蕭蕭愁殺人此用俗語豪縱跌宕蓋反言之以見花之可愛也淥尊淥與醪同言美酒也好禁春蓋春遊乃少年之事今白髮亦禁得春遊言其雖老而壯志不衰也石角謂石之峻峭處也占據也言其據得竹林以卜居也烏巾劉巖隱逸不仕嘗著緇衣小烏巾公欲求隱也○此公陪駙馬宴而叙其景物如此言韋曲之花家家可愛然我雖老亦須酌酒以

賞之且遊觀之際石角鈎衣而破藤枝刺眼而新何時得占竹林以居戴烏巾而隱耶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賦也田五十畝曰畦此言大田也不歸山鳥飛未歸也終何事言居于城市無他事也風塵言風霜塵土之間也駐顏李詩又無大藥駐朱顏駐止也朱顏少年紅顏也誰能言已獨能也○詩又言韋曲景物之美如此然身居城市無事可以宴遊因思風塵之內人生易老故陪公子同遊薄暮而俱

還也悠然物外之意見矣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鄭廣文鄭虔也何將軍未詳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
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賦也南塘地名第五橋在萬年縣郭外之西南皆
山林所在也上青霄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谷
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于谷口名震京師以子真
比廣文也濠梁莊子惠子同遊濠梁之上馬蹄遙
杜預曰山家酒香鷄肥君子不惜道長馬蹄遙遠

可訪蓬萊慰此拳拳耳○公與鄭虔平素相得因
赴何將軍之招故言何氏山林舊未知識今因招
至果見名園之美綠竹之高且與相知同往正與
平生幽興相愜豈惜馬蹄之遠而不一至哉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青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
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羨翻疑拖樓底晚飯越中行
賦也百頃言其深廣也千章食貨志大材曰章接
葉葉多故相接也鯽魚名芹菜名鮮鯽香芹皆越
中所有之味乃長安所艱得者卑枝接葉承千章
夏木而言鮮鯽香芹承百頃風潭而言拖樓舟大

則有拖樓越中公舊遊之地○此公極言名園潭木之美因想昔遊之地以見何氏山林多所有也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坼漸離披月讀如字使去聲坼音冊賦也戎王子花名月支西域國名清池何氏山林中池也徒空到謂張騫使西域止携胡桃石榴苜蓿三種未曾携得此花何將軍嘗征西域故傳其地花草數種竟不知謂神農嘗百草以作本草一書亦未及收入也坼毀也離披分散也宋玉九辨

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此美山林中有奇花也言戎王子來自月支昔開于萬里絕域而今匝於清池豈尋常之家所能有耶故嘆漢使之空到神農亦不知而何將軍山林有之惜其露翻雨打而遂至於離披也

旁舍連高竹疎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檢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檢如兼切指取物也

賦也旁舍山林之旁屋也渦水回貌言渦為水所旋故深工無益公時同布衣也未賒不遠言欲淪

林語集言 二卷 三百五十九
隱於山林也東家借以卜居也○此章言山林極其幽僻自嘆詞賦雖工無益于事而山林之迹興亦不遙至欲賣書卜居東家以相依倚其羨山林之意溢于言表矣

剝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卸金魚換酒來興移無酒埽隨意坐莓苔賦也剝水言引江作池如破滄江也殘山言破石作洞如開碣石也銀甲以銀作指甲取其有聲也金魚貴人所佩晉阮孚為常侍以金貂換酒無酒埽言興驟至不暇酒埽也莓草名苔青苔也鄭子

真得酒以瓦盞瓷瓶隨意所在藉芳草快飲○此章先言山水之雄筍梅之美彈箏換酒益見主人好事而貧故公欲席地而坐以享其用意之勤也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簞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賦也磴石梯之道陰雪風吹瀑泉如雪之飛也雲擁翼山門也瀑泉泉自上飛下也思臥簞怡然自樂也來看客客到者稀也不取錢言魚賤也淳朴言其地朴野如太古之時也○此章言山林幽雅醉眠取樂衣冷思添而其人朴實其產肥饒非當

時繁華硯确者可比在天地間若別是一山川也
 棘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簞涼
 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賦也棘樹棗樹也寒雲色言棗樹之陰如寒雲色
 也茵陳菜名春藕香言茵陳氣香如藕也添謂生
 菜得茵陳而愈美也益增也謂山林本涼得棗樹
 而愈涼也簞鄭康成曰簞笥小篋盛飲食者以竹
 為之圓曰簞方曰笥山精鬼魅也蜀帝得山精以
 為妻石林叢石如林也○此皆極言山林之景物
 清勝而幽僻深遠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
 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刺音威

賦也定昆池唐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為私沼不許
 乃自鑿定昆池青荷葉杯也白接羅巾也刺船操
 舟也郢楚都也解水曉水性也乞與也吳兒善泅
 吳楚之人善操舟與泅水也秦山即何將軍山林
 也○此公自言昔遊於定昆池上有此醉狂游泳
 之樂今在山林池中思吳楚之人而不可得是以
 坐對秦山復動江湖之興豈非欲流連於此者乎

杜詩集 卷之二十七
床上書連屋堦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
賦也書連屋言其文虬也樹拂雲言其世家也不
好武文武兼備也總能文子弟多賢也蘿薜藤蘿
薜荔也白紛紛月穿蘿薜其影零亂也○此美何
公為文獻世家且羨其子弟賢泚及醒酒聽詩至
於夜分而未就寢又見薜蘿掛衣月色皎潔其清
絕可勝言哉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柰何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
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好音
耗

賦也愜快也流水住流水何曾有住但出山林之
外自覺境界不同雖流水亦若住矣朋好朋友相
好者也○此言何氏山林不忍棄去方言去而幽
意已迷及其歸也出門而流水自別回首而白雲
自多既歸之後孤燈寂寞且舞且歌無復有同遊
之樂是以欲尋朋友風雨亦願來過其不忍相舍
之意何惓惓哉

重過何氏五首

即前何將軍山林也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
花妥鷺捎蝶溪喧獺起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賦也訊即問也東橋即前篇第五橋也報書言答
書許其來也倒衣詩東方未明章云顛倒衣裳言
急遽也乃吾廬言到山林若吾居也妥安聞之意
捎掠也起逐也休沐休歇湯沐之所也野人居即
吾廬之意○此詩公欲重過山林故託為問訊其
竹也言已欲重過山林而不敢輕往必待將軍報
書許來然後命駕及至如歸又寫其景物如此言
今得再來休沐豈不可作我野人之居乎哉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
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履過東籬
賦也樽仍在榻未移皆前日所設也鴉護兒即其
山林所見之景也陂澤之障也皇子陂在萬年縣
秦葬皇子起冢陂北原上故得名寺與陂皆山林
近地勝境也屣與徒同過東籬自山林而往遊也
○此言重至山林見樽榻尚存已知將軍之好客
犬因曾識舊客故迎鴉因不忍小雛故護是時也
又思寺陂之勝而興極往遊則其步履而過東籬
也宜哉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
翡翠鳴衣桁蜻蜒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析音
卷

賦也平臺平穩之臺也斜點筆置硯于石欄干上
也桐葉黃藏好詩酒幽居得句家無紙即摘桐葉
題之無期欲頻來也○此章上六句叙今日幽興
之熟故欲源源而來以見愛此山林之極也

頗恠朝叅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鑠甲苔卧綠沈槍
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賦也朝叅謂入朝叅謁懶謂樂於安閒也金鑠甲

以金線連鑠之也綠沈槍以綠色沈抹槍柄也足
稻梁言其貧也到羲皇陶潛夏日虛閒高卧北窓
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此詩言將軍懶
於仕宦者因耽野趣之長也故拋甲於雨卧槍於
苔以見朝叅之懶復親栽蒲柳纔足稻梁以見野
趣之長又以淵明之事結之則美將軍之意又可
見矣此所以欲頻往來也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
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賦也嘗當作常判周禮注音半謂半年也暮容色

公自言其衰老也○公言愛此山林故常常止宿
而况將軍好客情深久而不倦雖半年如一日耳
因嘆暮年悵望林泉何時得霑微祿買田宴樂亦
為此幽事然又恐其不遂故把酒而意茫然也

園

仲夏多流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澗朱果爛枝繁
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飧

孫殮音

賦也仲夏五月也搖艇澗何遜詩碧溪水色澗搖
艇煩舟子媚盤飧媚宜也熟食曰殮左傳曰盤飧

加璧○公居漾溪向小園而言仲夏水多早對小
園以自適見碧溪蕩槩朱果垂枝愛江山之靜遠
市井之喧用畦蔬以充盤飧聊遣客况而已

小園

由来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
秋庭風落果漾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賦也客病公自謂也營寒事經營禦寒之具也○
大曆二年公在漾西園中言巫峽之水經楚人家
而來吾今留此因病而所賴者藥因春而所買者
花秋庭果熟漾岬沙頽小園景物如此姑問風俗

以治禦冬之事且吟詩自遣用待明年之物華爾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

三首

小豎小童也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喧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賦也背堂背部堂也灤西草堂在夔州城外故云背堂防求敵雉性強而善鬪也應獨吟園中枝蔓既淨則猿來少故至獨吟也洩舒散也亦無心心形兩忘也○公在灤西移床果林茅屋也言卧病

林中今已荒穢俱淨堂資僻淨而興亦蕭然又見山雉求鬪江猿孤吟雲雖舒散猶在空而不去吾亦隱几與物兩忘而已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虫懸就日朱果落封泥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吟詩坐回首隨意葛巾低賦也壑山谷也封泥接樹則用泥封也防人面猶言人面獸心也學馬蹄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及受制于人則死者過半矣其意馬在野足以自全其身者○詩又言山谷高峻生寒最早長林之

中霧生亦齊因見虫懸果熟且嘆風俗薄惡姑求
自全其身回首長吟葛巾低戴隨遇而安已耳
籬弱門何向沙虛岼只摧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
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倚杖更徘徊
賦也籬弱言籬敗壞門無正路也更食再食也響
易哀秋木葉落光景蕭索其響易以生悲也曛日
入也○詩又言籬破而門無定向沙虛而岸亦易
崩因叙園林魚鳥山水之景如此自嘆身在天涯
當是日入之候無限傷懷故倚杖徘徊而不忍就
寢也

甘園

柑橘屬本作甘蜀柑歲入貢

春日清江岼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
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賦而比也春日甘之開花在春晚也青雲白雪本
言密葉如雲花白如雪而變其語云雲羞雪避耳
隨邊使蜀本邊方天使至此故曰邊使近至尊隋
文帝好食甘蜀中摘黃柑即以蠟汗其蒂用筠籃
盛封之使不泄香氣獻金門公以甘自比也○公
託甘園而言春日近江之地有甘二頃其樹葉茂

花繁甘因天使而貢天子熟雖遲於堯李終得獻
於金門則貴勝夫堯李矣此公託喻終必還朝也

豎子至

豎子即阿段嘗使之摘熟榛

檀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榛香
山風猶滿地野露及新嘗欲寄江湖客提携日月長
賦也檀似梨而酸果屬榛似李而大如兔頭有二
種丹白二色日月長豎子摘來之榛欲以寄遠而
道路阻長費時日也○大曆二年公在瀼西欲以
寄榛也言檀梨尚青梅杏半熟未可寄遠獨深園

榛熟山風吹落帶露可嘗客邊思寄遠人嘆多間
阻徒提携日月長久而已檀莊加切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鄭監鄭審也湖亭在峽州今湖廣夷陵州
碧草違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樓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高唐寒浪滅髣髴識昭丘
賦而比也違春意草至秋而不碧也沅湘沅水在
辰州府城西南五里源出四川播州湘水在長沙
府西環城而下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
以達洞庭湖山簡馬晉山簡鎮襄陽常遊習氏園

池輒醉而歸庾公樓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
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
而避之亮徐曰諸君可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夕其坦率類此餘篇翰
一釣舟公自言也高唐在夔州昭丘楚昭王墓也
在荊州○公在夔州鄭在荊州遠懷其湖亭而寄
之也言方秋之時草違春色自此而至沅湘萬里
已皆秋景因思湖亭之池可要我馬湖亭之月可
容我登且自媿衰年磨滅惟留翰墨漂泊孤身惟
留釣舟更欲少待峽中水落自高唐而造荊州弔

昭王之墓以相聚樂也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
官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卜地隣接意如何

應平聲

賦也潘生拙晉潘岳仕宦不達作閒居賦曰雖窮
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也應卜地時公欲往江陵
故問之也○詩又言鄭作湖邊之宅還通賓客往
來故開竹徑自覺軒豁豈肯終為避世之人愧我
官如潘生之拙才讓賈傅之多直欲捨舟卜地於
湖亭之側未審容接之意竟何如哉

士詩集注
卷之六
三

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
羨煮秋萸菊杯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
賦也蓬萊閣鄭為秘書監即漢東觀藏書之地也
揮金張景陽詠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
即疏廣疏受事應物理謂老不知退積不知散皆
非理也若二疏真能盡人物之道理也拖玉潘岳
西征賦飛翠綬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鳴玉
即玉珮聲也秋萸菊昔齊王同辟張翰為大司馬
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萸羹鱸魚膾曰人
生貴適意何能要名爵乎命駕歸俄而回敗人謂

見機露菊新晉陶淵明詩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
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詩又言鄭公暫住
秘書監終為江海人間居亭上揮金以盡自樂之
理豈為拖玉而滯此身酌萸羹飲菊酒知止自足
氣象如此故我欲賦詩以分其樂而佳句莫頻頻
有之乎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汎舟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携晚興桂楫帶酣歌
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賦也文章伯唐文三變而王揚為之伯故公引以

美二李公也鄭莊鄭當時字莊置驛馬以邀賓客
夜以繼日引以指鄭監湖亭也衰白公自謂也○
公往江陵道經峽州故陪二李泛舟也言得隨文
章伯而同游湖亭其間佳興頗多酌酒酣歌有魚
鳥芰荷之樂固知鄭監為賓客相聚之地是以不
慚衰白而亦還來過也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池在錦城西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行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
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

史駮音

賦也湍急流也駛疾行貌隄塘岍也清溪即浣花
溪也○公因陪嚴公泛舟而言湍急酒醒舟行霧
起方時秋落高城樹迷晚色鴛鴦驚動翡翠低飛
又戒勿驚白鷺使之為伴以宿溪中可也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西湖在漢州即前所謂城西池也池乃房
瑄所鑿漢州今屬成都府

舊相思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鼓化尊絲熟刀鳴鱸縷飛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

分音問
鼓音侍

賦也舊相房琯相肅宗以謫官為漢州刺史追
後及後也有光輝唐吳筠隱不仕帝賜以湖為扁
舟之樂令杜公雖未蒙朝廷之賜然得遊此湖舟
楫亦有光輝矣鼓鹽鼓蒸豈為之葦水草葉似鳧
葵採莖堪啖花黃白子紫色三月至八月莖細如
釵股通名為絲葦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
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曰千里葦莖但
未下鹽鼓耳葦莖得下鹽鼓尤美千里湖名鱸亦
作膾潘安仁西征賦饗人切縷鸞刀若飛皂蓋漢

制二千石皂蓋朱旛雙皂蓋指李杜二刺史也○
公陪二刺史泛湖而言此湖乃房公所鑿傳及後
人方春遊賞不稀令我遠在成都於闕庭因分未
能遽到然得從容於此則舟楫亦有光矣復賦舟
中所有葦膾之品及侍二使君同遊又逢灘淺膠
舟久依為樂故即其事以美之也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秋水通溝洫城隅進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
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氈
賦也溝洫田間水道青氈所藉以坐者王獻之夜

林詩集詩
卧齋中有盜入室獻之語云偷兒青氈吾家舊物
可特置之盜驚走○此公悲秋而思故鄉言秋水
進船而遊南池叙其所見之景因於清晨重有所
感而思故鄉之舊物也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迹地秋竹隱踈花
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

迹側
格切

賦也茗草名可為帚者迹迫小也人無井峽俗多
引泉或負水以自給西江即江西也使船朝命出

使至蜀之人也○公在瀼西溪上遠不忘君言為
客淹留三峽之內與四五人家相隣但見草生迹
地竹隱踈花人無井而飯有沙其地苦寒如此幸
得溪連大江時有使至得以復問京華消息以自
慰云爾

舟橋類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雲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
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

大音
太

士詩集注

三卷

一

三百

賦也蒼溪縣今屬四川保寧府峯巒過言峯巒雨
過愈青舟移湍速言惜其易過也橘柚句倣此○
此公送客歸舟而言送客蒼溪之上因雨放舟而
回叙其舟行所經之景及在舟安穩而清興悠然
亦自適之詞也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曲

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
賦也上客公自謂也歌扇以扇自障而歌唐人賦

詩好以歌扇舞衣為對玉袖如霍光傳所謂玉衣
子虛賦所謂玉綏蓋以玉為飾隱浪偏言在船中
則波紋搖漾於金壺之上影則或在一邊故曰偏
也艷陽天言佳人自衍其美色偷眼瞻視春光以
相爭勝之意也鮑明遠詩茲晨自為美當避艷陽
天艷陽言天色富麗也○此因泛江而言上客登
舟而回空騎見女樂載滿近船歌扇舞衣金壺玉
袖侑觴歡飲又見其偷眼陽春以爭妍媚樂哉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
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賦也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古詩度曲
翠眉低自有婦古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云使君一
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野鴛鴦非正偶也
○詩又言日移歌袖晚聽笛聲美其度曲分行因
晚回舟而又以自有婦野鴛鴦諷之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晚際遇雨二
首

陪諸貴公子當在長安時也丈八溝亦在
長安天寶元年韋堅所通溝渠入苑濶八
尺深一丈渠成上御安福門以觀之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
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賦也納涼時簡文帝晚景納涼詩荷淨月應來雪
藕絲雪拭也謝玄暉詩秋藕折輕絲○此公在長
安作也首言放船之景竹深荷淨則狀其出遊之
處也因言同遊之人或調冰水或拭藕絲有怡然
同得之樂卒乃言其雨催詩就而納涼之意在其
中矣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
纜侵堤柳繫慢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賦也越在南燕在北合南北之妓可見諸公子之
侈矣翠黛愁北人不便舟楫見風急故生愁也蕭
颯秋意也○此詩首言風雨交至因以越女燕姬
見雨露之意復以纜收幔卷見風急之由且叙其
罷遊而歸蕭颯如秋頓與納涼之初異矣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杯酒深江淨綺羅
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賦也方舟並船而行也極目招魂辭目極千里兮
傷春心淨綺羅江之花色淨如羅綺也故國長安
也花正多思長安之景物也○公在閬州因泛江
而思長安也言方舟順流而下風恬浪靜杯酒綺
羅奏樂聽歌不過一時自適而已又思渭流花盛
皆在長安何時歸覩故鄉之景物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王使君即王閬州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
山豁何時動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岼始驗鳥隨舟
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賦也山豁山之開豁深遠也花改岼泛江舟行花
又改一岼也結束粧飾也多紅粉舟中有官妓也

○公寓於王使君舟中而言山遠江平舟行鳥隨紅粉勸酒而自傷衰老因言若非愛客如王使君當此令節何人解我之愁耶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蛟蝶江檻俯鴛鴦
日晚烟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賦也野畦野田也江檻黃家亭子之檻也急管笛也○詩又言亭中所見沙軟草芳蝶飛鳥宿日晚風生花繁香度亭中之樂如此慎勿吹笛以傷思歸之懷可也

覆舟二首

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燒煉之用而使者乃沉其舟也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沉舟
羈使空斜影龍居悶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逐鷗
賦也盤渦水洄曰渦謂其旋轉如盤也黔陽郡名今屬重慶府彭水縣丹砂即朱砂燒煉可化為黃金者隕石左傳隕石于宋五隕石星也五言其數也言丹砂沉水如星之落也翠羽翠雀之羽可為後宮首飾者羈使羈旅之使謂押船之使止剩孤身也龍居寶之所聚悶積流言丹砂等物沉閉存

於積流之中也逐輕鷗言善出沒也○此詩諷玄宗好神仙而言巫峽急流貢物秋至丹砂翠羽沉落水中見明皇之燒煉後宮之侈服也又言使者船覆止留孤身惜龍居閉藏其寶物惟篙工幸逐輕鷗以得出耳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聞斬蛟劍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賦也竹宮漢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常有神光如流星上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皆肅然動心焉桂館漢公孫卿曰仙人

好樓居于是長安作飛廉桂館飛廉桂館二館名皆譏諷玄宗好神仙也姹女真汞也隱在丹砂中凌波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凌波以步行水上喻體輕也斬蛟劍荆人攸飛得寶劍渡江中兩蛟繞舟幾沒攸飛拔劍斬蛟乃得濟爨犀船温嶠宿牛渚磯下世傳其中多怪物嶠遂燃犀角照之獨上天言見帝也○此詩以竹宮桂館姹女神光諷諫明皇丹砂舟覆故曰徒聞有斬蛟之劍無復見爨犀之船言皆無救於覆舟惟使者淒涼獨回朝耳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呈李司馬

即七言律中伐竹為橋結構同之橋也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迴月來遲
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
賦也把燭見即日橋成也迥察遠也衰謝公自言
招邀相招而邀請也○此觀橋有感而言即日橋
成故秉燭以視迴舟客坐乃見雲盡月遲自嘆衰
年屢蒙司馬招致因念異鄉雖樂不能無故土之
想安得不生悲耶

燕飲類

崔駙馬山亭宴集

玄宗二十九女晉國公主下嫁崔惠童咸

宜公主下嫁崔嵩此駙馬未詳何人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
泱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
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
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
比而賦也蕭史娶秦女弄玉後夫妻吹笙乘鳳而去以蕭史比崔駙馬也踏鳳毛即吹蕭隨鳳去之意泱泱洄流也金椀貴家酒器也得繡袍唐武后使東方斜宋之問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此詩宴集崔氏山亭而贊美之因以蕭史為比而言其山

亭臨沉閉石之幽雅且與詩人酒客吟酌於其間故自言已常得宴會而終日醉也其美駙馬禮賢下士之意至矣

陪李金吾花下飲

李金吾李嗣業為金吾衛將軍唐六典金吾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細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賦也勝地花下為遊勝之地鳥毳鳥之細毛俗云二毛是也數花鬚王逸少居山陰日凭欄默數花

鬚人莫識其意稱偏坐言細草偏稱遊人之坐也懶再沽張超曰香醪盡吾懶再沽爾草與吾去取犯夜言歸晚則犯夜禁也○此陪金吾樂飲而因以戲之也言花下為勝遊之地相引而來徐行自樂見鳥輕吹其毳見花漫數其鬚且又坐芳草而盡香醪自知醉歸必犯金吾之禁蓋謔之之辭

宴胡侍御書堂

書堂必在京南侍御之名未詳

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歸字韻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閣閣書籍滿輕輕花絮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歸

士詩集注
三十四

賦也閭閻深貌翰林指李鄭胡三公墨客公自謂也漢成帝獵于長楊揚雄上長楊賦託翰林為主
人子墨為客卿自相問答而為諷諫也文星動後漢陳仲弓從諸子過荀季和家其夜德星聚醉不歸詩小雅湛露章不醉無歸○大曆三年公因宴會而作言江湖春暮日色微和齋中書籍滿架窓外柳絮亂飛翰林為主而芳聲素著子墨為客而高興亦同是以今夜德星相聚吾儕當不醉無歸也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峽州今之夷陵州隸湖廣荊州府津亭在馬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
白髮須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
賦也雲雨峽即巫峽也在夔州下牢峽州鎮名巫
峽之水亦通於此○大曆三年公出巫峽以至峽
州得與津亭之宴而言夜深之席實由萬里舟來
杖藜揮翰宴飲春宵是夕良會固宜多酒而明星
粲然若為惜此筵者始知雲雨峽中之水忽盡下
牢鎮邊頭不復至其地焉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通泉縣名今併入四川潼川州射洪縣

江水東流至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景臨山水村烟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
賦也江錦江也是京華思京師之亂也即為家阮
宣漂泊往來人問居止何處曰得醉處即為家○
公在異鄉而有故國之思言臨江對酒宴賞思君
因寫野亭之景卒以曠達自釋蓋羈旅之極感也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王使君必荊州間居邑中者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艱難
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不才甘朽質高卧豈泥蟠
賦也泥蟠揚子曰龍蟠于泥○公至荊南宴于王
使君宅而言漢追韓信晉起謝安見有才之人必
見用於當世然我輩無才宜其漂泊無依而各歷
世事之艱難也今使君逆旅相逢招邀甚近而意
思從容如不才自甘衰朽豈能若賢人之高隱似
龍蟠於泥者乎

汎愛容霜鬢留歡卜夜闌日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
戎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江湖墮清月酌酊任扶還

賦也汎愛廣愛也鄉園指長安也酩酊醉而無所知貌○詩又言使君廣愛衆人故能容我霜鬢留歡以至夜闌吟詩送老勸酒開顏因思戎馬今擾何地鄉園尚在故山雖遠悲而無益且酩酊今宵見明月落于清溪可也

宴戎州張使君東樓

戎州今之四川叙州府東樓在府治東北與兩樓相望

勝地驚身老情忘發興竒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賦也情忘指已與使君言也歌妓唐時有官妓在坐侑觴也重碧曹子建七啓春清縹酒註縹深碧色輕紅言荔枝雖有數種而膜皆帶粉紅戎州有荔枝園○公於東樓宴飲而言東樓之宴雖云絕勝特驚衰老非復少時故歌妓滿座樂從主人拈春酒擘荔枝酒極皆美如此但撫時傷亂樂極生悲吹笛未休不覺動人之愁思也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迫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

本言集詩 卷二
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賦也黃姑渚在今重慶府忠州黃惠女下巫峽聞
兒亡乃悲泣累日而止於水湄世號其地曰黃姑
渚○此因夜宴對月而言江流因峽險而急月色
因樓高而明一時盛會萬里鄉情是時星映黃姑
之渚身辭白帝之城老夫因病不飲故堅坐以看
諸君飲爾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遠塞悄悄憶京華
清動盃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
賦也海上查張騫乘槎誤入月宮白兔月中所有

之物也烏紗帽也○詩又言明月在天生固長好
浮雲經過漸覺薄遮月光悠遠遍照殊方使人對
酒興懷遠憶京國是時光清而助酌酒光高而來
遠槎老夫今夕對月思家不能成寢不知幾度落
烏紗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况有江聽歌驚白髮笑舞拓秋窓
樽蟻添相續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
賦也拓開也樽蟻酒沫如蟻之浮出釋書片心降
降下也○詩又言江樓夜宴對月固宜有酒而况
又臨江乎于時聽歌則自傷白髮笑舞則愈啓秋

本言集言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窓酌酒對鷗無限佳致醒眼坐看諸君皆醉而使
我心亦為之怡悅矣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唐志瑕丘山東兗州府治也石門山名在
兗州府平陰縣山上有石門東西相向可
通人行與瑕丘相隣境也鄭瑕丘鄭官于
瑕丘也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
能吏逢聯壁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即龍吟
興而賦也掾曹漢制以曹官為掾如屋之有掾言

其有所負荷也能吏指鄭瑕丘聯壁晉潘岳夏侯
湛美容觀每同行入謂之聯壁比劉鄭二公也一
金古人以一鎰為一金一鎰二十兩也橫吹胡樂
有橫吹之名吹字釋文凡吹笛簫成音者皆謂之
吹泓水深貌龍吟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
羌人截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
相似○此公同劉鄭二公宴于石門故以秋水淨
客心起興而言掾曹鞍馬乘興到林乃逢聯壁之
能吏故開筵張樂以樂之而泓下之龍亦吟則宴
集之盡歡也從可知矣

與鄂縣源大少府宴漢陂

鄂縣屬陝西西安府漢陂水名在鄂縣西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妙雲子白瓜嚼水精寒
 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熳持答翠琅玕
 賦也罄一餐隋煬帝宮娃遊揚州見菱芡曰罄錢
 一餐雲子菰米飯也菰米即菱白子水精喻瓜之
 白也避酒難言主人留意之篤欲避而難耳爛熳
 猶繾綣也翠琅玕石之似玉者以此詩自比美玉
 也○公宴於源氏故為歸美之辭言西陂之好是
 以罄錢宴會因叙其散物佳美而欲避酒且難故

感其意厚而答以此詩也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

宴書齋

江陵今荊州府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
 棣花晴雨好綵服暮春宜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
 賦也渥洼水名漢武帝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
 中作天馬之歌汗血大宛善馬汗從前肩髀出如
 血麒麟兒徐陵年數歲家人攜見寶誌和尚誌以
 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棣華詩小雅唐棣之華

鄂不韡韡此宴兄弟詩也朋酒兩尊曰朋今始知
西門阜曰岐路荆棘人情炎涼老夫今日始知矣
○公至江陵因諸公不見招故諷之曰渥洼神馬
天上麒麟如諸公皆神秀之士已聞宴集書齋之
所為矣棣花帶雨而好綵服暮春而宜日相歡會
老夫今始知不蒙見招之意也

夜宴左氏莊

左氏莊不知何地舊次在過宋之間舊莊
或亦在河南地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

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興而賦也纖月新月也淨琴張夜靜則鼓琴亦淨
也燒燭短韋玄使子弟讀書燒短燭燼則罷夜以
為常看劍即彈缺之意聞吳詠公孫滿寓秦中月
夜聞人吳音棹歌浩然有歸心意不忘公未得鄉
貢之前游吳越下第之後游齊趙此必因吳音而
起扁舟之念吳乃舊游之地○公在齊趙思吳而
言莊中月露之夜鼓琴以相宴樂于時水流花徑
星帶草堂人宴其中檢書而燒燭短看劍而引杯
長深見主人相契之至由是詩罷忽聞吳語因思

不忘扁舟之興而欲泛舊遊之地也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岍收新雨春臺引細風
情人來石上鮮鱸出江中
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
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賦也夔州古楚地故曰楚岍
春臺閣下之石臺也
情人有情人也煩書札司馬
相如傳札木簡之薄而小者
時紙尚未多用故給札以書
錄也肩輿竹兜也老翁病身
皆公自謂也兒童亦公家者
○公會王十五於前閣而言
楚岍雨過清風徐來多情之
人會于石上而鮮鱸之殺出
自江中先是嘗煩

書札強我肩輿以至於此恨病不能食其佳品乃領其饋持歸以飽兄之兒童也

獨酌

步屨深林晚開樽獨酌
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
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
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賦也屨屐也仰蜂蜂隨絮落
故身仰也薄劣愚淺也真隱
隱有真有偽真隱如伊傅太
公之流偽隱如杜淹之隱
嵩山徵求利祿之徒幽偏言
溪上草堂最幽僻也軒冕謂
乘軒車戴冕旒貴者之氣象
也○公因深林獨酌步屨之
晚獨酌之遲偶見蜂

粘落絮蟻上枯梨自顧才慚愚劣而非真隱之比
徒在幽居自遣以求怡悅而已然而羈旅之情無
心於求富貴豈曰傲物輕世以自放耶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賦也陸賈曰目睜得酒食燈花得錢財燈花報喜
之物也覺有神若有神助也豈謀身當此用兵時
儒道非可以圖富貴者也微官為左拾遺也低頭
不敢仰視也野人田野之隱遯者○公往鄜州省

家在途獨酌而作言燈花雖云報喜而逆旅無一
喜懷但與綠酒相親以自遣耳故為客雖醉詩成
有神况此兵戈之時如我之儒術豈可謀身但當
隱遁而去可也然猶戀戀微官寧不俯首于田野
之高士哉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歌坐穩冷石醉眠醒
野饅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盃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賦也華音中國之音也伶樂工也沈冥深醉貌○
公因醉醒而憶沈八劉叟故寄此詩言酒渴漱于

江汀歌坐醉眠石上行帳供饌從者發歌復酌數
盃而忽思君不見故宿醒頓醒遣沈冥矣

文史類

送竇九歸成都

廣德元年公在梓州而作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
讀書雲閣觀問綸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賦也持節竇九意即檢察竇侍郎故曰持節也符
合也副也見竇之才能副大名也雲閣觀在成都
府問絹梓州鵝溪有畫絹極精言竇至成都亦當

問之也浣花竹即成都草堂上者○公因竇歸成
都而羨其苦學高材能成文章以副大名故願其
讀書問絹之餘題詩浣花溪竹為我草堂一行可
也公懷舊居故其言如此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李固漢順帝時忠臣請司馬弟即固弟嘗
為司馬者

簡易高人意匡林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掛新圖
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壺
賦也簡易不煩擾也高人指李固也匡床安床也

淮南子云匡床弱席非不寧留遠客掛新圖即畫
中景也碧海日出之地冉冉至而不絕之貌壺海
中三山形如壺方丈曰方壺蓬萊曰蓬壺瀛州曰
瀛壺○公觀李固畫圖而言固為高人平易如此
安床竹爐留客掛圖連山絕島山水無所不備如
此又見羣仙欣樂若相繼而下蓬壺然者其工妙
真可觀矣

方丈渾連水天台揔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
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賦也方丈天台二仙山也恨空聞自傷足力之不
繼也范蠡舟范蠡為越破吳乃乘扁舟泛江湖王
喬鶴後漢王喬為葉令每月朔詣臺朝明帝異之
令太史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飛來於是候鳧
至舉網張之但見一雙履焉乃詔上方診視即四
年前所賜官屬履也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
王喬比之隨萬物人在天地間亦一物耳莊子曰
與物轉徙是也塵氛氛氣也即塵世網縕野馬之
氣○公又言圖中方丈天台連水映雲皆出名筆
恨我老不能往二山之間又見畫中舟鶴皆非凡
境自嘆此生徒爾與物周旋又豈能超出塵世耶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岬繞微茫
 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賦也微茫幽遠之意浮查查與槎同王子年拾遺
 紀堯時有巨槎浮西海中其上有光如星月槎浮
 四海十二年而一周名曰貫月槎羽仙棲止其上
 ○此皆指畫景而言浪翻崖壓橋分岬繞珊瑚薜
 荔無所不具又寫浮槎極其工妙故言神仙亦將
 來此畫上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嚴公即嚴武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劔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烟霞會清樽幸不空
 賦也公館即嚴公廳事也劔閣在今四川劔州星
 橋在成都府李冰作七星橋松州即今成都府威
 州之地雪嶺在威州保縣言劔閣在星橋之北松
 州在雪嶺之東因詠蜀道畫圖故據蜀地山川而
 言非止言一處也山不斷言華夷之山皆起於西
 山之西即崑崙山也水相通言蜀江之水東趨於
 海乃入吳中也烟霞會指此圖翰墨而言幸不空
 喜得同宴也○公在嚴公廳宴而言臨於公館觀

蜀畫圖見其峻險森嚴山水紆遠故興發而與烟霞相會且幸得叨同斯宴而酒盃使不空也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攬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
條鍔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洒平蕪
賦也風霜起言絹色之佳攬即竦也愁胡胡人面
常如愁條繫脚索也鍔轉鏢也所以繫索者堪摘
若可解也軒楹作虛字看謂軒昂植立也鷹賦立
如植木望若愁胡勢可呼言其飛立如生可呼以
獵也何當言何時安得也平蕪平原荒草也○此

詩形容畫鷹之妙言素絹之佳而畫作更妙攬身側目堪摘可呼皆極言其俯仰顧盼之狀安獲其搏擊之用見凡鳥毛血洒于平蕪也哉

器用類

秋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沾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
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賦也清商笛音也五音之中惟商最悲奏盡其曲則聞者必揮涕而繼之以血也傷心極白骨歸謂他日士有死於戰以白骨歸者聞此聲尤傷心也

三百二十三

恐恨過聞笛者恐其悲恨太過也秋雲動謂笛聲穿雲故雲亦不動也稍稍飛謂笛聲尤悲故風亦緩飛也○此詩形容笛聲悲極言笛聲若欲奏盡則聞者必血淚沾衣是以他日白骨歸者聞之必傷愈極而凡相逢者恐其悲恨太過乃作微聲以緩之然終是慘切故雲為之不動而風亦緩飛也

蕃劍

北蕃之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王

女古
汝字

賦也僻遠言北方也奇怪光芒晉張華與雷煥共尋天文見斗牛間常有紫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即補煥為豐城令掘縣獄基得雙劍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劍虎氣昔吳王闔閭鑄劍千口藏于姑蘇北丘其劍氣化為白虎而升于丘上故名曰虎丘○此詩前四句問之之詞後四句答之之詞言此劍來自遠方又非飾

以珠玉如何而有光芒故答之以其氣上騰其身
下秘誠為世寶故因兵亂而欲持獻天子也

銅瓶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
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甃側
救切

賦也亂後安史之亂也碧井宮中之井清碧者時
清思昔太平之時也銅瓶汲水之餅也哀音謂銅
瓶下百丈其音鏗鏘如悲哀者側想想今太平宮
人復得脩此井也寒甃聚塼脩碧井曰甃蛟龍銅

餅上有蛟龍之形缺落謂沉於深井故毀傷也折
黃金折准也喜得復見此餅如得黃金之貴也○
公因銅瓶重有所感而言銅瓶世亂則棄捐於寒
甃時清則收用于瑤殿方其用汲而未失於水輓
轆轉運而鏗鏘有聲及亂後餅失碧井亦廢近今
收復乃脩前井宮人見餅仍出井底撫景悲傷因
見蛟龍之形雖半缺落然喜得舊物如獲黃金之
貴也

食物類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江閣近潭

士詩集注
卷之五
三百四十五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祗瘦長夏想為情
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罍
賦也客子公自謂也想為情即下文彫胡錦帶之
事彫胡茭白結實成黑米錦帶荆湘有錦帶春末
開花其苗軟脆可食有謂錦帶為吐綬雞者非也
盃罍酒具罍長頸瓶○大曆四年公在潭之近境
長夏臥病而言客居貧病供億甚薄江樓長夏自
遣為情飯憶彫胡羹思錦帶姑供匙筋以煖腹而
已何必致盃罍之酒漿耶是以作此以寄二公正
欲諒其心爾

秋日阮隱君致薤三十束

阮生秦州人名昉

隱者柴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
束比清芻色圓齊玉筋頭衰年關鬲冷味暖併無憂
賦也隱者指阮生畦園中田隣也筐員竹籃盈筐
詩不盈傾筐薤似韭而大者青芻色玉筋頭薤葉
青而根白也關鬲關節鬲胷也味暖薤性最溫能
補老人氣血○此公謝阮生惠薤而言阮生柴門
之內秋日遠畦皆植薤菜迺能束贈於已不待書
求故美其色之青而根之白正宜補老人關鬲之

寒致謝深情溢于言表矣

除架

架瓜架也除架則秋冬之交矣

東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賦也東薪為架柴也瓠瓠瓜也白花瓠花也意何如架除則無可棲也亦有初言終不如始也○公因除架而以自況言架至將寒已自零落而瓠葉亦已蕭疎花了蔓除言瓜初生時則為架以相承瓜既實時則除架以相棄故蟲聲雖在而雀自無

依至寒而架牢落物理之常如此猶已初在太平之日文章動上聲譽赫然今則漂泊東西而亦不如其始矣

廢畦

畦園中地隣也至冬則百蔬皆盡故畦荒廢也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賦也擁霜露蔬凋殘也汝指畦而言綠蔬色皆綠也歲闌則百卉具腓故香闌也如昨至明年則又

發生如去年也白玉盤唐制立春則以白玉盤盛
細生菜頒賜羣臣也○此因見廢畦而賦之曰秋
蔬怯霜露而凋謝止餘枝葉數根畦皆荒頓天風
吹寒綠盡香闌歲云暮矣明年之春諒必如昨然
今冬除夕何以供歲朝之白玉盤耶

鳥獸類

鷄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
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草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
比也名標五鷄有五德首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

見敵而鬪勇也得食而相呼義也守夜不失時信
也度必三鷄經天將曉而必三唱殊方指夔州也
有異異於中原也失次失旦不鳴也充庖梁繪見
群鷄而語曰爾草堪充吾席之上庖亭育梁劉孝
綽啓一物之微遂留亭育亭育謂亭毒化育也司
南鷄為火德之精南方屬火故曰司南○公以鷄
之失鳴為言微寓人臣之失職也言鷄有五德且
宜三唱今我在殊方偶聽鷄聲頗異其失時不鳴
得無慙乎有如俗人失職相似爾草止宜充庖無
用守夜為也豈以稟氣之際或不足於化育之理

夫是漏失司南之職故不鳴歟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
春色豈相訪衆鷦還識機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比也避霜雪喻避亂也八月知歸燕自知四時之
序也故巢喻故鄉也○公託意以自况言已之避
亂而朋友稀少其去與就非若俗態之奔競但自
知耳是以回思故鄉欲歸以事主也

雙燕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

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令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賦也雙燕春時以其匹至故曰燕燕于飛以言其
雙也銜泥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避燥濕
左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
道路長梁吳均燕詩問余來何遲山川路紆直○
公有出峽之意盖未知嚴武再至鎮蜀託物以喻
已情也言客中驚雙燕入堂自傷日月于邁且曰
燕燕爾應同我避燥濕寒暑故來時不憚道路之
長而養于堂今秋爾歸而我亦欲離異鄉矣

鸚鵡

鸚鵡出自西域能言鳥也今陝西鳳翔府
四川烏蒙軍民府皆有之烏蒙即西域地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謾多知
未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比也聰明禰衡賦性辨慧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
翠衿紅觜禰衡賦紺趾丹觜綠衣翠衿衿曾前襟
也開籠日閉以彫籠剪其翅羽宿舊枝鸚鵡賦想
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踈憐愛也○公見鸚鵡
而有感言鸚鵡在籠故多愁思因聰明而惜離羣
且傷翠衿短盡雖多知亦奚以為思開籠放歸尚
無其日而空慙故枝不可復得世人雖愛之而豢
養實有損其天真蓋由羽毛奇異所以為累然則
何以用奇為哉人之有才而不能擇主者亦當鑒
於斯矣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耿耿春風見蕭蕭夜色凄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賦也雲安夔州府雲陽縣也翼瓦樓上之瓦如鳥
翼整齊也子規即杜鵑也三四月間夜啼達旦田
家候其鳴興農事其音云不如歸去耿耿細微也

○公在雲安聞子規啼而有感言雲安樓瓦可愛見山木當春而合子規應氣而鳴春風漸細夜色方淒客愁聽此已自生悲而子規若知人意故低飛傍人而喚人益生悲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翻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賦而比也百舌即反舌能反覆其舌隨衆鳥之音春轉夏止整翻勁羽也有讒人山谷曰周書月令芒種後十日反舌無聲是謂陰息反舌有聲佞

人在側予讀此迺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蓋以讒人亦能反覆其舌者也○此刺讒人之詩言百舌之來也止是報春且一身而兼衆語或藏于花底或鳴于枝頭其止踪跡暗昧果如讒人在於君側騰口以誣人也

歸鴈二首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裡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語愁寂故山薇賦也衡陽鴈湖廣衡州府有回鴈峰鴈至衡陽不飛過去遇春而回背人飛公在南方鴈歸北去故

曰背人飛繫書用蘇武故事○大曆五年公在潭
州見鴈北歸而有感也言北歸之鴈雙雙南來乃
見我於客中今又一背我北去雲中呼急而歸
者多沙邊水宿而留者少今我繫書別無他語但
憶故山蕨薇之岑竅耳公之思歸切矣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群
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賦而比也違胡地胡地寒早故欲雪則鴈南來清
渭渭水在今陝西西安府渭水至清故鴈歸必過
影落其中也傷弓史引虛弓而鴈落人問之曰此
鴈傷弓也行斷嚴僅囚於上蔡自嘆曰縲絏憂羈
不堪聞斷行旅鴈愴然久之獄吏惻然○詩又言
鴈畏寒故秋南春北影歸渭北實起自洞庭塞北
春陰江南日落正鴈飛歸之時更有傷弓落羽斷
行哀音無任可憫者焉

歸鴈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
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賦也廣州府隸廣東漲海在交趾國羅浮山名在
廣東惠州府俱在南方○大曆四年公赴湖南時

吐蕃未寧感傷歸鴈而言今春歸鴈來自廣州避
 雪則南來而到羅浮見花則北向而辭漲海既而
 又嘆此物皆關兵氣何時可免客愁蓋以殺氣盛
 而霜露嚴故近年不過五湖今來自交廣則玉燭
 可調而客愁可釋矣

孤鴈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
 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鷗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比也不飲啄者由念其羣故也似猶見如更聞者
 念羣之至也○公身在蜀與諸弟睽違見孤鴈而

重有感也言孤鴈所以不飲啄者由失其羣故也
 誰憐孤另隔於萬里之雲然思群之切至於望不
 見而猶見哀不聞而猶聞可恨野鷗不知意緒徒
 自紛紛以相雜亂正猶公之念弟遠離而朝夕思
 暮可惜不知我者空自詭詭以亂人之懷抱也

舟前小鵝兒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過無行亂眼多
 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柰若何
 賦也鵝一名舒鴈引頸王羲之愛鵝宛頸而今引
 頸所以見其嗔也無行無列也狐狸貪獸食鵝者

也○公在官池偶見小鵝而言鵝色之黃如酒之色對酒色而愛此鵝見其引頸若嗔船過在水無有行列亂眼窺人而自游泳翅之開以宿雨也力之小困於波也及船過客散當避狐狸以早歸可也

鵝鵝

鵝鵝水鳥毛有五色其在溪中無毒氣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剪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賦也失水鵝鵝本水鳥也六翮鳥勁羽惟六也○

此公失位於外無心求進雖有流滯之嘆而無搏擊之虞故以鵝鵝為比言使籠之寬大者知其動則損夫毛羽也今在籠中幸勿以看雲失水而悵望號呼爾之六翮經剪孤飛未能且無鷹隼之慮雖有流滯之艱又何辭勞之有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群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霑汝在作意莫先鳴比也花鴨黑白相雜者獨立異於衆鴨也太分明諸葛亮謂張溫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不分群心

本詩集言 卷一
四九
衆眼亦指鳥言牽引也○此公於小人有諷有戒
故以花鴨為比言物甚微而有羽毛之異體甚賤
而得豢養之安此群心所以起妬而衆眼莫不驚
猜故雖當得食不可先鳴以矜驕也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賦也江夔州大江浦魚復浦也自饒相戲自足也
玉羽鷗羽白也春苗草芽也雪暗風生鷗性耐寒
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蕭蕭閑暇之意○此公

詠鷗而言江浦寒鷗翻羽點苗雪暗亦下風生任
飄幾羣在於海上亂飛落其清影日見其蕭蕭而
已

玉腕騮

赤馬黑鬣曰騮腕臂腕也前足腕內白曰
玉腕騮良馬也公自註江陵節度衛公馬
也衛公諱伯玉加檢校工部尚書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駮飄赤汗跼躄顧長楸
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遊
賦也赤汗猶所謂汗血駒真良馬也跼曲也躄累

足也長楸楸梓屬曹子建名都篇走馬長楸間三年入一戰收謂祿山慶緒之亂三年之際遂仍收復斯為一戰收也習池遊山陽太守山簡好遊習家池常醉而歸○公題衛公良馬而言聞有荆南尚書之馬駮乘命車則流赤汗踟躕道途則顧長楸故胡虜三年之亂收於一戰之間不獨此耳舉鞭所向如有問者則曰欲尋習池遊樂故也

房兵曹胡馬

唐志都督府都護府皆有兵曹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賦也胡馬大宛本西域故曰胡馬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瘦骨成馬以神氣清勁為佳不在多肉竹批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無空濶言所向無前也託死生言其良也驍騰顏延年赭白馬賦品藝驍騰言其驍勇飛騰而捷也○此詩極言胡馬之佳言胡馬本大宛之所產而其骨骼天成耳峻蹄輕驍騰無敵堪託死生真能橫行萬里極天下之佳者矣房君得此豈不稱兵曹之職哉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
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賦也老盡力田子方出野見病馬問御者對曰此
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為用故出放之曰必盡其
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命束帛贖之歲晚病言
馬年久而病也傷心傷人心也沉吟思索也○此
詩為病馬而言乘爾已久况當天寒關塞之深故
念其老於塵中則病於歲晚寧不傷我之心且毛
骨馴良猶有可取是其為物雖微而我愛意不淺

見之而感寧不為之一沉吟乎哉

麋

麋大麋旄毛狗足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
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比也清溪別清溪山多麋鹿玉饌饗具也駱賓王
曰炊金饌玉逐仙隱九華隱翁不知何許人常驅
一白麋徃來人莫識其姓名年紀後與鹿同隱山
中不出輕全物全身之物本為可貴而亂世則不
以為重亦指麋言及禍樞王元行永安路聞有物

鳴林中問樵者曰何聲曰鹿也鳴即死少頃果為
獵者犬獲元曰為爾之微聲已彰禍機不可免饗
饗謂貪財為饗貪食為饗用斯須不過一餉之頃
而已○公得見鹿而有感也言鹿見獲則永與清
溪為別必與貴食同陳因嘆不能隨仙而隱反乃
甘心庖厨而烹血肉之軀雖欲自保不可得已微
聲一聞即為捕獲方今衣冠之士行如盜賊惟以
饗饗為謀正如鹿之用於須臾竟何益哉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掛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
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竒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賦也裊裊聲之長也蕭蕭群之寡也掛冷枝猿性
喜於攀援也不免爾如知言人生不免艱難由
不知隱見之機若猿則能豫知常隱茂林之中也
慣習言便習之慣衆猿皆如此也全生言猿能搏
矢避弓也騰每及言猿足便捷如飛騰然○此以
猿之先知避患戒人當遠害全身也言裊裊啼猿
掛於高枝人固不能識艱難之幾而猿則明隱見
之理慣習全生父子每每相及而不相離此亦獸
之有義者人可不知自戒哉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後樹樹懸舉家聞若歎為寄小如拳
預晒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癩
賦也南州路謂廣東地也山猿即胡孫猿屬如拳
形容其小也愁胡面鷹賦狀若愁胡言其貌之醜
惡也見馬鞭胡孫最能警馬故善養馬者夜則令
胡孫畜馬背也聰慧者指胡孫言童稚指人之小
者言捧應癩言胡孫狀貌可駭雖小亦能驚小兒
也○此詩甚無意義詩不經刪者也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床下夜相親
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賦也促織草虫至秋有聲里語促織鳴懶婦驚是
也草根蟋蟀常附草而鳴者床下詩幽風十月蟋
蟀入我床下得無淚言客久悲秋聞此虫鳴安得
不下淚也難及晨言妻思良人遠行將寒欲俟天
明以事砧杵苦夜之難曉也悲絲急管謂絲竹之
音皆有悲音能動人者天真謂促織之音出於天
然也○此聞促織而有感言促織之為物甚微而
其哀音何能動人若是盖自在野至於床下久客

聞之而下淚故妻聞之而難寢其聲悲切出天然
異於絲竹之動人矣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
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比也幸因託也腐草腐爛之草得暑熱之氣而化
為螢也太陽日也幔簾幔也清霜重螢見霜則死
若不知其所歸也○此見螢火而有感言螢出於
微賤有時而飛近太陽猶小人出自卑陋而蒙蔽
天子也其為物甚微不足以照書卷但有時而點
客衣隨風則隔幔而小帶雨則依林而微猶小人
不足以當大任有時而侮君子然其立身制行甚
微終不足以為大患也螢至霜重而不知所歸猶
小人逢時清明必見擯斥也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
筒筩相沁久風雷肯為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恠龍鱗
此也巴東峽即夔州三峽也黃魚形最大者飼犬
鹽鐵論江陵之人以魚飼犬筒筩捕魚之器用以
散布水中觀其餌沒為驗隨其用以取之也風雷

三月浪暖鯉化為龍則風雷從之涎沫莊子泉涸魚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也○公見黃魚起水重有所感而言巴東峽內黃魚出水而鮮脂膏用以飼犬因形長大海亦不容其身漁人以計取之而風雷亦不助其威勢至於自吐涎沫以卷于泥沙之中回首空恠龍鱗而恨其不如耳猶人之困屈不伸則亦徒自傷悲而已

白小

白小即今麵條魚

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占水族風俗當園蔬

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賦也群分易繫辭物以群分當園蔬湖北以魚為蔬謂之魚菜入肆市店也拾卵西京賦獲胎拾卵○公因小物不能自存而言白小之為物水族之至微者民俗以當園蔬其生成如此尚猶不免於拾卵而盡取之其於愛物之義為何如哉

傷悼類

別房太尉墓

房瑄字次律河南人因陳陶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一州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

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于閬
州僧舍年六十七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賦也復行役公自閬復還成都草堂也謝傅晉謝
安贈太傅初符堅入寇京師震恐安夷然無惧色
既而兄子玄入問計不荅及玄既破堅有驛書至
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色
圍碁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
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

如此覓徐君延陵季札聘魯帶寶劍以過徐君徐
君不言而色欲之季札以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
心許之矣及返則徐君死於是以劍繫徐君墓樹
而去以謝傅徐君指房太尉也○公因還成都而
別房太尉之墓也言身在他鄉復還成都故別墓
而哭之哀淚濕墳土雲斷生愁因言已與房公在
時對碁以遣相知之樂死後繫劍以全平生之心
今也唯見花落鶯啼徒興悲感而已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
有作二首

房瑄河南府人罷相後歷漢州刺史廣德元年赴召道病卒於閬州時權瘞於彼後贈太尉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竟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賦而比也房太尉以其貶漢州刺史故曰太守正是恨意五字能言人所難言有一本改為太尉者誤矣陸渾山在今河南府嵩縣興王後房或玄齡之後也多故事陳壽與荀勗等定孔明故事二十四篇以進安石晉謝安薨帝臨于朝堂賜東園秘

器朝服贈太傅及葬加殊禮師古曰孔明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司為朝廷典故也安石竟崇班喻房公死後竟追贈褒崇之也嘉陵江名今在四川保寧府楚水還湖廣為楚地○公因房公歸葬而哭言遠聞房公歸葬故鄉羨其一德足為興王之後孤魂久瘞客閬之間復喻其政多典故死贈崇班亦可少酬其平生矣今公之歸東也他日已在嘉陵淚灑江中必由楚水而流至河南也丹旄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劔動新身匣書歸故國樓盡哀知有處為客恐長休

賦也丹旒銘旌也終不解吐蕃之亂未息也新身
一本作親身者是故國樓陳惇放歸故國載書一
千卷歸家起樓以比房櫬歸而遺書亦歸也○詩
又言銘旌啓途自閬歸洛嘆世亂未寧而房櫬隨
江漢以同返但見寶劍近于身匣遺書歸于故鄉
公之身後畢矣惟恐客死他鄉無復哭公盡哀者
爾

哭嚴僕射歸櫬

素幕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夙昔部曲異平生
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賦而比也素幕喪禮故用白幔也舊京嚴武本陝
西華州人與長安同府故曰舊京如夙昔嚴武四
十而卒其母尚存平安無恙故曰如夙昔也部曲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
一人異平生不如武存之日整肅也蛟龍雨言蛟
龍化去而風送之也天長言士卒戀其恩德如天
之長驃騎營晉齊獻王攸遷驃騎將軍時當罷營
內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三峽即瞿塘三
峽也遺後者謂恩德遺與後人也○公受知嚴武
為日已深故于其歸櫬而哭之言嚴公之櫬舟載

北歸且言其老母平安士類頗異因以蛟龍比其
仙化驃騎比其懷恩未復哀其遺愛在人而人感
嚴之情也

重題

李之芳乃蔣王憚宗室之孫拜吏部尚書
改太子賓客既卒公哭以五言十韻而中
有相知成白首之句今謂之重題豈與前
五言十韻一首同時作歟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
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

賦也相顧盡謂少時相顧者今將盡矣井逕秋蕪
城賦邊風起兮城上寒井逕成兮丘隴殘井逕墓
道也魏太子曹丕為太子時也應劉應瑒劉楨魏
太子賓客○公又哭李公而言悲哀之深淚不能
止哭君白首惟我一人兒童之交今皆喪盡我視
此生真若浮漚今也雨濕銘旌風凌丘隴可惜太
子賓客云亡未必不動主上之悲也

哭李常侍嶧二首

唐志左右散騎常侍隸門下中書省掌規
諷過失侍從顧問

一代風流盡脩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
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長安若箇伴猶想映貂金
賦也風流盡曹桴曰子建陳劉一代俱逝風流從
此盡矣脩文顏淵早卒為地下脩文郎不重見山
濤哭嵇康曰中散死埋玉重泉沉珠滄海不重見
斯人矣失知音伯牙以鍾子期為知音子期死而
伯牙絕絃行梅嶺梅嶺即大庾嶺在廣東南雄府
桂林謂其地桂花之林若謂廣西桂林府則非所
經之地矣貂金侍中皆金蟬珥貂○李嶧喪于嶺
南歸葬長安道經江陵而公時在江陵故哭之曰

言常侍之死一代風流已盡應為地下脩文之郎
嘆斯人不得復見而我老失知音惜其歸櫬來自
嶺南日短行于梅嶺山寒空落桂花安得長安何
人為伴而復映貂蟬也哉

青鎖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
次第尋書札呼兒減贈詩發揮王子表不愧史臣詞
賦也青鎖省中門也銅梁縣名屬四川重慶府江
漢即荊州地也次第呼兒假對體也王子表漢書
有王子侯年表常侍亦宗室子也○詩又言昔嘗
同官陪入青鎖及各分離而不得一詞以相通問

風塵歸櫬遇我江陵故臨江漢而致哀感及思宿
昔深情乃尋其書札檢其贈詩如相見然今歸葬
也史臣必述其素行以登年表常侍之德足以揄
揚故詞雖褒美誠無愧也

聞高常侍亡

高適也時為右散騎常侍按史常侍掌規
諷過失侍從顧問適嘗練兵於蜀師出無
功以嚴武代還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如地下郎
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

賦也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秘府圖書皆在
馬地下郎顏回早卒為地下脩文郎丹檻折漢朱
雲上書願斬佞臣張禹頭成帝怒御史將雲下雲
攀殿檻檻折高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故以為比
白雲長山巨源哭嵇中散曰白雲央央我心悲傷
揮淚望雲雲路阻長獨步沈約謂王筠文章之美
可謂後來獨步○公在忠州聞高常侍之亡也言
高既入朝不復相見而蜀使忽傳云亡可惜生居
要省死作脩文且致身忠蓋故使我哭友瞻雲而
不忍忘也又重傷其詩稱獨步適所以令吾故舊

悲傷而已

哭長孫侍御

長孫侍御即長孫九侍御也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
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賦也讀書貴明道故重禮闈禮部主選舉也擢桂
中科第也憲府御史臺也乘驄漢桓典為驄馬御
史生涯盡言其清貧也九原中檀弓註卿大夫之
墓地在九原蕭瑟寂寥貌○此哭長孫侍御也言
道因詩書而重名因賦頌而雄身由科甲官列乘

驄可謂榮矣惜其生涯微薄世事成空唯存烏臺
之柏今乃蕭瑟於九原之中痛哉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老儒艱難病於庸蜀嘆其歿後方受一官
斛斯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隣公所謂酒伴
者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
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帷在浙浙野風秋
賦也宣室召漢文帝召賈誼于宣室茂陵求司馬
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

從悉取其書所忠往而相如已死無遺書問其妻
對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奏之
于是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勸武帝封禪云
總細布而踈者為靈帳裙○公與斛斯鄰舊過其
莊而有所感也言斛斯有才而不見用死後方受
一官雖妻子亦不能自給而寄食於人其園林亦
非昔日之比當秋風淅淅空餘總帳在室而已
鷺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賦也非傍舍仍其舊居也首四句言其池館依然

而人不見也山陽作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交後經
山陽嵇康之居作思舊賦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素交謂平昔淡交也劉
孝標絕交論曰素交盡利交興○前詩既傷園林
非昔遊之意而此詩哀傷又過之于是多慚鮑叔
之知遂有思舊之作且惜素交零落已盡故老淚
雙垂不能自已也

不歸

唐志瀛州屬河北安祿山反河北諸郡望
風瓦解公之從弟死于城中至此已經三

年公有感而作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
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
賦也尚崇尚也數金幼時學數錢也總角詩總角
州兮註聚兩髦也○公懷從弟而言從弟從戎歿
于行陳使我有終身之恨因叙其少時俊邁聰明
實可憐愛奈汝忽埋青草已驚三年于今春風草
生如之何而不悲痛哉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武衛將軍之名起於衛掌統領宮禁警衛

之法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夫思敢決哀詔惜精靈
王者今無戰書生已勒銘封侯意踈豁編簡為誰青
賦也嚴警言其在宿衛勤事職也落大星諸葛亮
將死有大星墮其軍營壯夫部下士卒也哀詔朝
廷下詔書也今無戰鍾士季檄蜀文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書生公自謂也已勒銘班固為竇憲勒功
燕然山意踈豁言將軍無意于功名也為誰青吳
祐傳青簡註火炙竹間今汗出取其青易書且示
蠹故謂之汗簡○此詩哀武衛將軍作也言將軍

勤于職事而星落云殂以致士卒與君上各相思
慕且哀傷不能自已因言方時承平不用戰伐而
已願為之勒銘若將軍者雖無意于功名然公道
終不可泯青史不為之垂名而誰為耶

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躑騰
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
賦也舞劍漢高與項羽會于鴻門項莊請以劍舞
鳴弓言弓响也曹子建詩攬弓健鳴鏑驅上彼南
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銛利也行愜順言劍
鋒之行敵人欣然效順見其舞劍之妙也猛噬言

獸之威猛者如虎豹之類躑威壯貌騰跳躍貌言
猛獸中箭而失其躑騰見其鳴弓之能也赤羽決
主旗言有謂鴈者無據千夫膳言其所統之衆見
其為主帥也十月冰堅而渡見其敢戰也橫行
樊噲傳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神速岑彭兵
至蜀公孫述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此言將軍
技藝精妙如此故行師而敵人效順中箭而猛獸
失威所統者衆所渡者勇以是弓劍橫行沙漠用
兵如神宜其人至于今稱之此所以壯夫思其敢
決哀詔惜其精靈也歟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遙路人紛雨泣天意颯風颯
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
賦也青門長安東門言樞去所由之地也新阡墓
也絳水絳州離長安六百里故曰遙路人諸葛亮
亡人皆野哭雨泣詩泣涕如雨颯風起貌颯大風
也精仍銳言部曲之精神氣燄尚勇銳也不驕不
敢放肆也大樹即馮異所謂大樹將軍也○此言
將軍歸葬絳州自長安青門而去人皆哀挽慟哭
天意亦為之變更蓋由將軍昔曾橫行沙漠今雖
云殂而其餘威尚使匈奴讐伏因嘆幽明路隔無

由再覩其雄略徒對大樹蕭蕭而日生悲感耳

雜賦類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
憑几看魚樂回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賦也甘子橘也○公因早至秋園見露團橘上而
言白露團時清晨騎馬至於江邊開圃而石樹相
連船渡而江溪可過靜觀魚樂急避鳥棲固知橘
熟可愛然歸路崎嶇亦可畏也

擣衣

亦知成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
寧辭搗衣倦一寄塞垣用盡閨中力君聽空砧音

